朝野彙言 八

廿八

人事門

氏族

家法

朋友 朋友

風習

禍福

炎涼

請託

處變

嫵路

復讐
文章
書翰
文集
碑誌
雜術
靈異
報應
雜考

氏族

麗太祖時柳達以車輸餉故賜名車達李棹以舟楫濟師故賜名棹金幸以羅裔事麗謂其能權故賜姓權三姓之後遂爲東方盛族我 太祖時佟豆蘭者本出北青善射從戰有功賜姓李其子孫世衣冠不絶 芝峯說

麗朝學士雙冀胡宗朝皆宋人而来仕於高麗如延安李氏清州楊氏豊川任氏南陽洪氏與唐氏房氏皆自中國出来云昔箕子出封及衛滿東来時中國人多隨之者其遺裔必衆而不可知 芝峯說

濟州高梁夫三姓皆從穴出今其穴尚存又陽川許氏本

首露王裔從妃姓爲許氏後世至麗初爲孔巖村主仍
籍陽川世傳許氏出於孔巖者謬矣 芝峯記
佔畢齋云新羅宗支苗裔蔓延散處于四房者不可勝記
厥後競用豪武覊於州郡據有其土地人民以輸貢賦
於國曰以爲所在之戶長育其子孫遂爲本貫高麗太
祖統合初戶長之能團結鄉兵率先皈服及有功於軍
陣者俾登于朝有至侍中大匡者其間或患本貫之俗
往往强梗不遵法度遂至蕩弛欲綏治而鎭服之則自
大官謝事于朝還爲戶長挾輔守宰以聽民治焉其身
若不欲爲則令嫡子若支子一人爲之是故吾東方鄉

吏之族凡貢舉歷試視諸士族焉若安東權氏金氏星州李氏茂松尹氏韓山李氏廣州李氏奕世衣冠甲於海東云 謏聞瑣錄

魚賁成有沼之遠祖雲翼本姓池生而軆貌奇異腋下有三鱗甲高麗王太祖見之曰汝有鱗甲乃是魚也仍賜姓魚 東閣記

家法

李文景公種善牧隱之子權揔制踐陽村之子文景爲揔制妹婿揔制甞醉語文景曰君爲牧隱之子而文章不足我是陽村之子而文名又不及君吾兄弟當作燈下不明契聞者皆笑 筆苑雜記

許文敬稠每遇父母忌必服母夫人手縫幼年所衣碧色小團領流涕以致齋公兄周以判漢城府事致仕公每政府合坐鷄鳴必詣之必屛騶從于洞口下車步入判府亦知公必至每夜正衣冠張燈設坐必設小酌公徐問曰今日府中有某事何以處之判府曰以某之意理

當如是公喜而退曰人樂有賢父兄此之謂也判府有
家法祀事一從朱子家禮子弟有過必告廟罰之甞病
不能躬祀使公攝之少有變改舊例判府曰支子於宗
家擅變舊例是無宗子也怒而不見且使閽者拒之公
惶懼曉往其門坐到日晏夕又往之又到夜深如是累
日方許接見家法之嚴如此 名臣錄
黃胡安公守身烈成公致身皆翼成公喜之子也翼成在
時兩相已爲宰樞青坡劇談記翼成飯時兒奴輩群擾
至挽公鬚索食而不訶云則居家似一於寬柔矣然待
子弟甚嚴罕言笑一日胡安兄弟同在别閤雨雪驟下

咫尺不通兩相謀入內舍度不得便利則胡安謂烈成
曰汝負兄可也烈成方負且行翼成見之曰當此之時
弟若投兄於地則其殆矣烈成便投胡安於雪中衣巾
盡汚翼成始怡然開笑兩相喜曰今日得大人一笑爲
幸大矣 清江小錄
西平君文靖公諱繼禧柳巷先生文靖公修之孫政丞文
簡公尙敬之子西原府院君繼美之弟上黨府院君韓
明澮之再從兄也累代勳德富貴赫然而公獨氷操自
持奉祿所入亦必散賑宗族之孤寡者以此家道凉薄
朝夕菜糲老而愈礪西原閎之時時周急亦皆辭而不

受一日設門會於上黨第一座咸曰西平年紀已高自奉猶儉服御之疎視瞻極未安盡思所以處之上黨曰此吾之責也遽呼兒取紙筆來成一卷列書諸親在堂之名上叙公清簡之德次述一門不能奉承之失末言微物不足稱情之意遂以興仁門外皷岩下稻田種十石者獻之公牢讓不受上黨以下且起且拜齊辭共贇勢不中止然後始受之然其踧踖不安之色可掬也老少咸起舞扶醉夜還可謂一門忠厚之盛矣先大夫外祖母即西平之孫吾宗家皷岩田亦分於此云寄齋雜記

一日休告宗直自成均退昏定公問曰舘中有何事對曰

聞兵判安崇善以受人賂逮繫義禁府公愀然曰安公受賂雖鄙然後狀未白且君子也宰相也汝童子何故斥呼其名非敬長之道也吾不願聞 彛尊錄

金慕齋安國退居呂州其弟思齋正國在長湍每以輕棹就謁慕齋曰吾輩已老餘日無多何不移家此傍朝夕源々也思齋曰兩家各有婦女偏塞之人安能知吾輩之友愛乎弟欲見兄則弟来兄欲見弟則兄来此終始不替之道 公私見聞

洪政承彥弼之子政承暹時為判書洪公家法嚴正判書非着表衣則不敢入謁賓客之来政承若不預則使判

之許是其謹獨之功人所不可及者也其遇父母忌日一月斷飲牛溪之詩可驗於斯矣 重峯說

牛溪先生之居室也每朝謁祠堂之後退必恒處于外齋非有故未嘗入內〻外斬〻閨門整肅未嘗與內子接衣裳而並坐座常相遠嘗語子曰婦妹夫不在不可夜入其室而與婦妹語也 遺事東儒師友錄

李延陽時白家法甚嚴子弟有過輒加箠楚嘗於忠定公壽席延城公經醉公白忠定公將撻之忠定公笑而呼延城公匿之坐後一世傳以爲美譚 同春集

尹八松煌尹全州奉寡妹以行曰昔吾得郡爲親而喜今

莅雄州欲養誰爲雖知法所拘者而情不忍已也其所以奉養一如大夫人而無損焉 尤菴集

尹八松煌所至州郡遇宗族鄉隣無問貴賤必盡誠款削衣貶食有求必應曰吾宗族衰替祿于朝者唯我而已我若恝視其窮餓而不恤則雖得廉約之名顧祖先均視之心如何且居官之道苟不自肥則雖以與人而人必恕之矣 尤菴集

慈山公嘗戒子女曰勤於自己之事而懶於他人之役者人情同然臧獲之輩自少至老逐日所役者無非他人事豈能事〻致勤汝輩但當恕護勿多詬怒也聞者以

為名言 松窩雜記

金清陰尚憲嚴親同知公素稱有豪舉又善諧謔清陰自少事親盡禮動靜無違則至於同知公及伯仲諸父少有弛張公必正色箴規不置同知公每聞清陰自外來雖當諧謔歡洽之際必揮手止之曰吾家御使至矣南溪記聞

李相國行遠族人有行祥祭者相國往參祭々饌豐侈至不能容排於床卓盖效 國哀時大內奠物也公見而駭之曰人臣家祭物何敢如是我以宗老旣不能禁又從而參祭則是助其無禮也不待祭畢徑出而敀主家

羞愧不敢復為犯分之事 日繼錄

趙判書啓遠嘗閑話其平生事曰亡子晋錫嘗以臺諫欲進危言而嘗試余〻曰吔嗟汝不知我吾旣不能直道事君又使汝顧利害乎渠遂言而斥遣又曰季子嘉錫年労有過欲杖之而為其王臣也欲如萬石君不食而老者忍飢為難適自上用軍律決過天道可謂神明矣仍拍手大笑 右齋集

李正厚㙜吏曹叅判行進副提學行遇之大人也兩子俱顯于朝而管束之無異奴隷常戒之勿近盃酌一日某宰佩壷来副提學家飲正聞之使奴招副學捽髻以入

將杖之某宰欲乞寢踵副學而至閽者入告某宰秉轎至門矣正大聲曰吾子違吾言吾故杖之某宰獨無父乎某宰驚駭不敢入先輩之嚴束子孫如此 公私見聞

南政丞以雄之孫娶於李同知茂林家新婦將謁公姑而服餙甚奢南公不受其禮使改服以見南公世業素饒以富厚稱而其能遵法制嚴束子孫如此 上仝

推恩贈三世國典也鄭判書廣成生時子太和已爲議政而遺言曰吾爵亦高不必推恩蓋所以贈加者爲其職卑六卿而加贈亦近於浮文也 晦隱集

余先君幼時受詩經論孟於柳進士景緝一日往請益值

柳公在僕隷陋室監銀工役柳公引先君坐其傍講論
以送盖柳公叔父将行女婚召匠造簪珥之屬而命柳
公監之柳公敬其命不敢離也其時士夫家法之嚴如
此今則子不嚴父詔弟不順兄教其有讀數十卷書者
輒有名諸父之意豈能使執鄙事供侖令乎時柳公方
為太學掌議後登第官至方伯 公私見聞
南藥泉九萬謂末世庶孽輩追逐雜類多不吉遺言側室
子勿操弓勿為人幕下只可耕田食力云 晦隱集
趙龍洲絅往一宰臣家舊官老人先在坐於龍洲及主人
皆少時友也主人晩得孫兒年方六七而愛之甚使兒

辱蔭官兒大呼犬子乎牛子乎主人覘其狀以爲樂曰
小兒能辱老者氣骨非凡必興吾門龍洲正色曰小兒
心氣未定雖自幼少時撻以敎之使敬長老猶或有不
奉其敎者今敎之侮辱以爲戲觀若此不已習與性成
則兒認以爲老者旣可慢則兄可慢父可慢君上亦可
慢世間無可致敬之人幾何不至於犯惡逆許錙幼時
文才奇異父兄只嬌愛之無所裁抑故終以此爲祟至
於伏法豈不爲殷鑑乎主人面色青黑氣塞不能言曰

朋友

曹彦亨爲端川郡守姜渾爲咸鏡監司曹與姜少時爲竹馬交旣長亦不衰曹嫉惡好善不能與世俯仰由銓郎至執義屢踣屢起嘗見姜在廢朝所爲憤疾不置丁卯戊辰間在端川聞姜按節到郡遂治行具戒家人備濁醪一桶吏來言監司將近禮當祗迎曰稱病日將暮以紺色直領曳分套率一奴携酒桶直詣上房外呼曰渾之何在姜聞其聲急起而開門迎謂曰吾在此吾在此極有欣慰之色曹就坐未寒暄先曰天寒子可飮遂自取大盃以飮之而無肴曹亦自酌而飮過數巡曹曰子

之前日所爲狗彘不若誰食其餘子在少時聰慧敏給
以爲可交豈知挾少技行身無狀至於此極乎生不如
死之爲愈也僕欲貽書絶交久矣而故舊之情猶有戀
戀且欲一見大責之後絶之也今已相見我當明日去
矣更飮一盃又連饋三杯姜低首無所言但終始垂涕
而已明日曺遂棄官而去後至判校而終即南冥先生
大人也其義氣激揚之風盖有所自云 寄齋雜記
朴訥齋祥倜儻有大志己卯歲方爲忠州牧靜菴羅北門
之禍一時士類無所皈公悉爲經紀金省洞世弼李陰
崖耔李灘叟延慶俱往依之公一日往驪江見金慕齋

申企齋窮居見主牧安分公李希輔公乞米百斛貸而賙而公還州丞以舡輸米依數償安分公前輩之於朋友盖如是也（識小錄）

己卯金老泉湜之在逋也嘗抵金三足大有家時三足坐廳事老泉賤服拜於門外三足知而不納使蒼頭傳語曰子何為若是苟且累及於人耶曺南冥嘗語此事曰天佑（大有字）此事義則義矣無乃於情忍乎兩賢所見若是不同何歟愚意以為使三足見老泉握手悲慰曉以道理使之自處則人情天理方得並行渠以平日分義窮蹙而来安得不惻然於心乎南冥之說盖出於此矣

雪壑謏聞

中宗朝陳壯元宇在上庠言時政得失忤金安老意以誹
謗論死李公悌亂即陳同年友也陳之就刑也言於太
學曰今日陳壯元死我同年孰能從我餞之皆不應李
獨持酒壺飲陳於市痛哭而別 浩溪記聞

申文景公用漑鄭文翼公光弼為金石之交文翼登對
中廟謂之曰卿有友歟果何人也對曰臣無友也惟有
申用漑一人而已後日文景入對 中廟又問之對曰
鄭光弼乃臣之友也 上曰卿二人可謂知己之友也
己卯之變文景已卒人以為文景若在必能鎮定使無

變也文翼亦歎其早逝使我獨當此變也 寄齋雜記

金河西獜厚未第時在泮中病癘將革人不敢顧見柳眉庵希春爲館官惜其人舁置其寓晝夜救視卒得更甦河西感之及眉庵竄鍾城有一子騃甚河西將贅之一家共以爲不可不聽而卒諧其婣人兩多之 識小錄

王父朴冶川紹在陜川五年而歿子女稚幼啼號滿室伯父纔弱冠矣王父在世日與晋州居李生貟光爲深交及聞其計以麻鞋竹杖赴之自二十里外跨山頂而來及到王父家後山高聲呼伯父名曰得葬穴矣痛乃翁賢而不得壽欲爲子孫求善地今果得矣仍下臨痛哭而去

今之墳乃其所占處後之觀者皆謂極好當亞於東萊
鄭氏山云 寄齋雜記
退溪之於南冥旣同時同庚同在一道而終未得會面云
豈言議有出入而然耶不然古固有尙友千古千里命
駕者抑又何也 畸菴謾述
曺南冥自京南皈時入俗離山訪成東洲悌元臨別期以
明年八月十五日會伽倻山之海印寺及期大雨連日
南冥冒雨而往及至寺門東洲已到方脫簑衣云 東儒
師友錄
初趙重峯習聞李潑之言常不悅於鄭松江松江按湖南

重峯先爲都事至欲避去松江謂重峯請少留直知小人然後去未晩也重峯不聽松江介於栗谷諸賢勸重峯還則日見松江所爲乃脫然心服反謂潑前言皆誣乃馳見潑極言松江所行無愧神明且言汝立可絶潑不從遂告絶 尤庵集

趙重峯憲嘗與李潑爲友升堂拜其母及潑搆誣栗谷遂絶交及己丑獄起潑母被逮公伏路左謁之以毛衣一襲餉之曰日寒如此此物雖陋願備行資哭而送之人服其義 行狀

宋龜峯翼弼出於庶流擔當問學議論發越與栗牛諸先

生為執友可謂近世豪傑之士也然其父祀連告殺安相一家以其功受祿終身其悪亦大矣所謂雖孝子慈孫有不能掩者也世傳當祀連葬時會客頗盛龜峰必要栗谷來會遂不免往見時李鵝溪以名筆在座及至題主龜峯不屬鵝溪而屬栗谷屢辭不獲而書之栗谷初不料其如此旣往而不書則交道亦將不全矣勢固不已若龜峰所處之義思之未知其意其將以是為孝否乎豈非近於誣者耶 南溪記聞

洪參議慶臣每諫其兄寧原君可臣曰兄何為與宋翼弼友乎吾見宋翼弼必辱之寧原笑曰爾果辱宋翼弼乎

必不能也其後見先生至不覺降階迎拜曰非我拜也
膝自屈也 尤庵集
宣祖丁未大少北相鬨之時正言具宬家與司諫宋錫慶
借宅不遠日夕相與往來心事無不相通一日月夕具
也將往宋第未至其門送奴先探其獨在與否掌令柳
慶宗適到宋處聞具將到謂宋曰吾窃有密議事微服
而來君須拒具而不見仍謂具奴曰汝勿以客來告於
汝上典宋亦托病不接翌日宋與大司諫柳澗入臺倡
論許醫後柳相永慶輕用峻劑之啓具即寄詩于宋曰
與子相交四十春深情不啻弟兄親門前咫尺還相阻

始信人間無信人翌朝宋往謝之光海即位初宋錫慶
首發具憲遠竄之路 丁戊錄
余以揚天使接伴使在嶺南時思叔 黃愼 跟沈遊擊在釜營
朝廷方議通和賊將日肆虛喝以促信使時公勵相公
李元翼 駐慶州余往謁之以爲朝廷不意突差某人爲信
使蒼黃上舡則一行裝束勢必不及亦足貽笑於敵國
李相深然之先期措置居數日余准事還行至任實聞
思叔爲通信使將追冊使渡海即兼程馳到全州時權
聘君以元帥在全州仍乞其下分寫請簡於列邑急求
路費授全尹限日輸合于南原使之入送于思叔又往

湖西請於方伯仍至京城見諸閣老面陳事情僕〻往
来其後思叔内助使女奴致謝及思叔還到釜山貽書
於余有云似聞湖南路費積置南原者盡為令有云〻
余爽然自失曰忽自訟曰受命於君只管天使事至於
通信使路費則毫毛不干在我之道惟當投書思叔極
陳戀別之意而已何苦面見李相勸使措置又何苦發
書數十張馳人列邑苦口乞請至於炎程烈日疾馳入
城極言書弊之事以及周旋之處則尤非所干而出入
政院袖草陳啓者至三四當初為人之忠反為苦身之
餌終以利己私用獲罪於施德之人思之至此向壁自

笑曰皆仍素性濶略不能周詳以致如此無用尤人是誰之過 白沙集

李白沙恒福謫北靑時兵使送朝報始知庭請已完有去尊號只稱西宮之命公曰今此請廢之徒寔是大逆吾交儕亦多有叅庭請者甚是恨事或問某某情親者他日相逢何以待之公曰是皆脅從其情雖可憐旣叅其逆則交已絶矣異時之遇不過泛然相對耳 北遷錄

先君見朋友急難出力救之不啻飢渴奇自獻與鄭守夢不相能必欲置之死地一日自獻貽書曰今朝鄙家門里有匿名書即誹訕朝政者見其筆跡似是極名士之

所為也其指在鄭公也先君卽駕往見之自献欲出其書先君卽麾之曰匿名書法不當見頗聞書中意自献能誦之先君曰令公無乃疑某耶此狀非某之所為必有憎某與令公者故作此激公發之之謀也以此被罪則令公不免為匿名書起獄宰相也自献然之其家與鄭公家甚通先君過鄭公門不入自献果使人跡之知先君不入鄭門意觧寢其事 樂全漫錄

余之外五代祖學諭公 姜宗慶 不幸早世諸子皆穉少擇於儕友中臨終作書托孤一則牛溪先生一則金義州汝岉義州公所養者卽外高祖縣令府君也義州公撫恤

踰於其亂昇平相惟府君仰義州公内外亦如父母呼以爺孃視昇平公如同氣呼之謂兄義州公之喪昇平至析産皈諸府君府君雖不受而服喪三年其後子孫世講親誼呼叔呼兄宛如一本之親余於少時見外家諸人諱馬草不敢呼盖以馬草俗名近於義州公名也金礪山魯得即昇平公之曾孫也甞見上書於外王考而稱叔稱姪王考待之也亦如子弟此宲人家未聞之事也 青野謾輯

吳楸灘允謙以大臣薦除平康縣監在縣五年境内大治時寒岡鄭逑為關東伯巡到江陵謂府使曰吾到平康

必杖縣監曰何故方伯曰此人自稱儒者簿書不及期會事多遲滯以此欲杖之府使曰公到縣不問是非猝入杖之則可若與之接話則不能杖也方伯曰豈有此哉及到縣即招入公舉止端雅言辭詳敏隨其所問剖析如流方伯不覺心服引入房内促膝而坐達夜談理喜曰真金玉君子也及還江陵謂府使曰公言果然舡遊鏡湖到湖心而嘆曰恨不與平康同舟府使曰此何難哉以公事招之當即到方伯從之留數日待公至更設宴湖中盡歡而散 名臣錄

啓運宮服制之議遲川主三年別廟之說延陽亦以延年

故與遲川略同浦渚主稱叔朞年之說谿谷主稱考朞年之說各上章爭論不置四 公嘗曰吾輩情義如兄弟而朝家大議論如是攜貳良可慨也盍亦一者相會反復講討以為爛熳同飯之地耶皆曰善遂齊會鑄字洞延陽宅而各攜禮義書籤標其可考處以資己說極意討論至日昃終不相入遂罷去其後爭論猶前語句亦多排擊而四 公不相介意交好不替 崑崙集遺事

延平李忠定貴與錦洲君朴忠肅炡嘗會於公堂論軍制變通事各執所見錦洲本性亢故可否相難辭氣甚厲不少撓延平不能屈深懷慨惋及罷還戒家人曰明日

朴某必来託吾病不納其翌日錦洲果来而閽人不通
謁錦洲排門直入升堂延平遽罵曰吾於君父執何敢
於公堂駁吾言若是耶錦洲歛膝前席曰台監何不深
思耶曰可曰否之際辭氣不能委曲是小事而所爭本
公是非也何乃以聲色加人耶且此事如是則利於國
如是則害於民而台監膠守已見不從吾言今日更欲
說破而来矣延平黙然良久曰君復言之錦洲乃反覆
開陳延平始釋然曰君言是矣吾誤矣君於昨日如是
論辦則吾何不悟耶遂歡然談笑無復介滯 壽谷集
錦南崔應敎溥嘗被戊午史禍謫端川至甲子燕山將按

律拿来也宋公欽要於路問曰若至不幸則有何餘憾耶公荅曰父母山所在務安石物未克營立且求女未及成婚此為遺恨宋公荅曰此則吾當奉以周旋其後宋公為湖南伯為之立石墓所女婚則與金應敎自修之子雾定行人皆韙之 錦南集

風習

長老言 世宗朝勵精爲治故羣臣雖會於私處所言者無非國事及至後世其所私語者無非家私之事又其後則又不冒出而與人談論只於室中與妻孥論財産而已僚友若至則雖不得已出見而厭苦之色見於顔面故來者卽退以故風習日卑國事日壞（尤菴集）

余嘗聞諸先輩街巷醜辱之言 祖宗朝絶無至燕山之末 靖陵之初始蘖於湖南之靈光萬頃等地而遂傳習於四方云（松窩雜說）

自己卯乙巳士禍之後學之一字公相禁戒如口吻毒菫

幸賴栗谷先生出而一變而為慶曆之文明矣不幸李
克信輩以大家傑出之才倡為豆應々曲契一切以
譏誚禮法為事故士之稍秀者皆入於其流自是學之
名為世所諱 尤菴集

宋元祐間王景亮與士族無名子結為一社紀事嘲誚士
大夫號曰猪觜關近歲京師輕薄子貼榜於市街凡朝
官被人侮笑者無問存沒以甲乙第之各於名下署號
其實揔三十三人號曰龍家榜一時喧傳以為譏笑後
有人作詩曰京師新出龍家榜好事真同猪觜關善謔
可無多口累惱他張元與劉致 謏聞瑣錄

光海壬戌南草始用於世 日月錄

李生大醇庶孼也精通經學多識禮文知名一時爲童蒙訓導訓誨諸生多有成就立朝之人亂後流寓衿川地窮不能自存有大臣憐其窮困還付訓導使之受祿資活李生僑寓於崇禮門外遠近冠童受業者頗多一日李生來余告別余悵問之李生曰吾自六七歲時受業於先生長者今已六十餘歲未見如今日之風敎也口尙乳臭已分朋黨不識一字先評時政一開路上長喝之聲必爭先出見曰宰相某也某人之黨其人大奸也又出見曰某官也某人之黨其人賢者也非其黨類則

雖高官大爵無不擧名慢罵且不分貴賤皆服綺羅時風世道極可寒心若此不變國家寧有長久之道乎吾爲斗祿久留必蒙大禍以此決意下去矣是壬戌之冬也翌年國步重新人皆服其先見之明 竹窓閑話

己未深河之役我國被陷軍卒幾盡走回餘存皆作奴僕而絶無爲軍兵者胡中相語曰虎豹亦可馴而惟朝鮮人不可訓云 建州聞見錄

有一武官嘗於人家見一年少名官與其父友聯席而坐無少遜避而見者不以爲駭歸而語人曰吾嘗見西谷李判敎正英在少年時以前任翰林爲私行逢竹陰趙

叅判希送於高陽惠陰嶺時趙公年尊李公下馬拱手而立趙公駐馬與語良久乃行〻過數十步許忽回首呼之曰吾有未盡語可來更聽李公即下馬趍進鞠躬請教聞者以爲當然不甚稱異蓋于時士大夫皆有敬長之風故有齒德者能以長者自居年少者亦能卑遜自將也今則爲下官而不敬其上官以庶孼而凌侮其嫡族自以爲高節能事今之距兩公相與之時僅七十餘年而風俗之壞一變至此吾安得不傷心而累唏乎云 目繼錄

孝廟朝李延陽時白赴燕還 上問諸國習尚公曰胡倭

尚弓砲我國則論詩賦而已此可以存亡理亂乎 神道碑 无庵集

爾廟丙子冬有一老吏歸自關中語其妻孥曰近來名官聚會終日所談一無及於國計民憂者只論列邑諸帥所饋多少好否比較彼此曰某倅所送某物極精妙某倅所送物種頗優名流之評品饋遺如此則外方之徵斂必增徵斂增則民怨必興國安得不亡垂涕不已 閑居漫錄

王父貞孝公 金南重 生丙申同春宋文正後吉少王父十歲洪沂川命夏少王父十一歲鄭相國致和少王父十三

歲而諸公官高之後與王文書札皆自稱侍生此誠先
輩遜讓篤厚之風而今世非其父執年長二十以上不
以尊長待而不肯稱侍生數十年間風俗之衰薄如此

我國與中朝不類我人讀書有音有釋有口訣故人未易
學中朝所言皆文字無音釋口訣故其學易就我人好
巧多疑常不信人故人亦不信我中朝人純厚無疑雖
與外人交責而不甚爭詰我人雖臨小事輕躁喧鬧故
人多而不能就中朝人靜默無言人雖小而事易成我
人多食飲苟失一時枵腹無所措細民貸於富屋猶縻

費而不知節用以至於困責者多列酒食而不知厭若起軍兵則飛輓過半行者出數里之程而輜馬塞途中朝人不多食一時所食只一燒餅猶可度朝夕不必煑飯軍卒掛乾粮於馬鞍以備飢餒行者雖千萬里之遠只齎銀錢求飯即食求酒即飲求馬即騎求僕即辦居有守而宿有婦哉無難行之處我人居官者有早飯朝飯晝飯或有無時會飯中朝人居官者雖公卿大夫其家倫飯肉一器送于其司而饋之我人出使外方者則官吏迎送于境先備酒食其入邑也邀遊數日大開宴席其送別也張幙於佳山勝水之間挽袖不放終日不已故官

家日甫吏民日瘁而不勝其苦矣中朝人出使者萬騎前導節鉞輝煌可謂盛矣其入邑也官吏拜于堂下使人入房只啖豚蹄糯飯與伴從同宿一榻明日即行官吏出五里外餞三杯而送之故使不留連官無費物而州縣常足也我國人物奴婢居半故雖名州鉅邑而軍卒尠少中朝則人皆國人户皆精兵雖小小僻邑數萬之衆可以猝辦我人輕佻不定民不畏吏吏不畏士士不畏大夫大夫不畏公卿上下相陵思相傾軋中朝則下民畏吏如豺虎吏畏公卿大夫如鬼神公卿大夫畏上如天故莅事則能就出令則易從也 慵齋叢語

我國應舉儒生稱以幼學者不知昉於何時而其義則蓋取諸曲禮孟子也躡蹬科塲者年過四五十猶稱幼學已無意義又有俗說生稱幼學死稱學生者舉子書四祖其父若祖生而無官則必謂之幼學謂其父祖為幼學豈不可笑之甚乎俗說又有登司馬者生稱生員進士死後方加成均二字書四祖者或以祖父生存而書曰成均生員則見者大為忌諱亦甚可笑也今見正統元年刊行三體詩卷末記校正人名姓有曰成均生員姓某者三人可知俗說之訛謬特近世為然也又見某書大明人有張幼學字際行甫者可知中國無幼學之

稱也冶谷三官記

禍福

尹氏之廢也　成廟常以諺書書其罪遣中使及承旨一貟逐曰隔帳諷讀冀其改過而復壼位尹氏終不改竟賜死燕山臨朝殺其承旨蔡壽以不時鮮諺書獨免死

鰲城雜說

燕山獵於郊　中廟時爲晉城大君扈駕獵罷燕山乘駿馬謂　中廟曰予自興仁門入爾自崇禮門入後者當以軍法從事　中廟大懼靈山君㥤白於　中廟曰無憂也吾馬甚駿於御乘非我莫能御即微服控馬而從其走如飛至關門少頃燕山繼至　中廟遂得免人謂

靈山與馬皆爲中廟應時而出云 涪溪記聞

張領相順孫少時貌類猪頭燕山幸星州妓一日宗廟祭罷獻膳于宮中妓見而笑之主問之妓曰星州府張某人皆目爲猪頭故哂之主疑其爲愛夫速斬猪頭以來時張方家食被拿行至咸昌公儉池下歧路有猫越路張請于都事曰我平生赴科見猫越路則必中今日又見此猫于歧路而由此徑則甚捷願從此路行都事許之到縣聞宣傳官奉命促斬猪頭直下尚州察知反正之幾故徐行還至嶺則已反正張免死人之死生莫非關數 鷲城雜說

世之欲以一己忌訾求以禍福人者皆不知命者也嘗
宣祖中年金公諒者以仁嬪之兄薦被內眷人多輻輳
而有一朝官尤親昵具綾城宬心惡其為言於稠中曰
我入臺閣必駁此人朝官怨具公次骨使公諒為中傷
許 宣廟慮具公或為他日仁嬪子孫之害時 元宗
在定原邸遂以具公妹配 元宗是為仁獻王后 仁
祖改玉具公子孫以勳戚累代隆赫富厚近百歲而猶
未艾究其所由則皆出於朝官中傷之計禍福之來果
可以人力為之乎世之欲求福者與欲禍人者視此則
可以知事皆在天而人不可以容力也 公私見聞

人之死生由於命有莫之為而為者李叅判敏求以鄭元
帥從事在關西時定州妓甚昵巡到邑將閱武于兵營
與妓約以某日會于兵營行到龜城妓徑詣嘉山郡至
李不勝情更取嘉山路行未五里适反遣突騎刼龜城
府使韓明璉以反殺金吾郎宣傳官之拿明璉者使李
若取直路或留食頃必為适所殺也文晦之上變也丁
監司好善為安邊府使名出告書被拿行至金化金吾
郎猝患急病留半日故未及至而适反書吏被逮而繫
獄者皆被亂斬一無免者翌日丁至下獄适兵逼京城
上出幸公山繫獄者皆見誅而丁弟好恕以定州牧使

斬适使起兵勤王以此下獨蒙赦此可以智謀救之耶信乎死生有命也 荷潭錄

王子仁城君遭戊辰之禍諸子皆竄配及宥還蟄處畏縮不畜車馬丙子臘月西報猝至 上入南漢仁城之子海寧君將屆從家中只有領賜貢馬而無馴擾騎載之事鞴鞍藉勒則前攫後踶殆不可乘而事急不得不冒死騎之甙躍甙驟終能追逐屬車得入山城 仁祖聞其来甚喜之暨還都遂下仁城復官之命繼有仁城諸子付祿之恩海寧嘗謂人曰人家禍福之至莫非天數當時吾輩之復見天日皆由一馬之力也云 閒居漫錄

丙子之難朝廷以江都爲金城湯地將避兵于此擇帥臣可以守禦者金昇平瑬擧其子慶徵爲檢察使率家屬偕入及城陷金公闔門受禍最酷慶徵之以失守賜死金公始以江都爲遺種處反作取禍之基若使金公一以死生付之於天毋論夷險聽所命則天未必死之雖死與其死於罪孰若死於國事哉 公私見聞

永安尉洪公柱元嘗語諸儀賓曰人之貧富各有分限而不知其理者彊聚財貨未嘗不遭慘禍國家昇平時有一公子富甲一國寶貝奇玩殆遍帑藏晩得妾女婿妖惡無比欺蔽公子盡取其好田地歸己嫡產子孫未之

有得及壬辰倭亂公子載寶貨避兵山谷我國無賴子
以火砲邀路殺之掠取寶貨而去其妾女婿在光海朝
與金尚宮等諸姬締結作惡人莫不切齒 仁祖反正
後伏刑籍沒其田土今爲靖社功臣所有公子家一生
勞心珍玩之蓄只爲殺身之資許多國家賜與之田土歸
於一妾婿終爲功臣所有豈非可哀之甚者乎又曰
丙子秋聞北報甚急國家以江都爲金湯盡以宮中諸
物輸入余家受賜書冊服玩中珍異者亦爲預送江都
其留置京第者不過尋常書畫及若干衣服而已其冬
胡兵果猝至遂盡棄京家所有單身入江都及江都不

守公私百物一無所全事定歸家則京家所有皆得全焉孰謂置江都而盡失之置空家而能存耶人間萬事皆如此凡人之經營作爲徒費心力而已亦豈非可笑乎 公私見聞

有武人曾有罪謫某地蒙赦而仍居者一宰臣問何不返京而仍居武人曰天之所以愛人者至矣而人不知之怨天尤人皆非達理者也吾少時膂力過人且善弓馬沈晃遠以元勲大臣廣求力士聞吾名遇之特厚日賜食月賜衣吾以微賤武人受知貴人常欲爲相國一死時吾方以習讀從仕有不良僚員以非罪搆我罪將不

測罷遠啚輕其罪編配之此地是癸未冬也翌年三月罷遠謀致事蔡親狎門客無不被逮而死吾始覺罷遠之厚我者欲用於犯關時也使我當其時則雖欲不從勢不可得赤族之誅理難得免而吾以在謫之故獨全性命此吾福地擬將世居而傺負之當日搆我反為福我人間萬事惟當順受不可經營於禍福之間每以此戒後人云 日繼錄

炎凉

光海朝有崔姓宦者膂力過人諂事寵姬常曰吾若臨亂誓不離君側一步地以效死使以其言流入於光海之耳光海甚愛之解衣衣之推食食之常曰脫有變亂從我而死者必此人也至癸亥反正日義兵近闕光海跳出北門曰崔某安在崔某安在連呼不絶時崔宦已踰墻出迎導義兵矣（日繼錄）

丁丑後 昭顯世子質于瀋陽 孝廟在鳳林邸亦在質中有一士族武人因事往瀋陽相 世子知壽筭不永而見 孝廟有聖德窃揣謳歌終歸 孝廟事 世子

全無人臣敬恭之義而盡心效欵於 孝廟謀所以得
孝廟之歡者靡不用極 孝廟默察其懷二心要後禍
深惡之後武人羅逆獄逆節不明而 孝廟斷之以大
辟臣僚莫能測度後 孝廟擧此事語 顯廟曰武人
甞不敬於所當敬之處而致誠於不當致誠之地予以
是知其心足為悪逆若不殺終必為國家害故不得不
殺之爾 日繼錄
南人宰臣某與金相錫胄交密逮庚申後則慕相國尤倍
貽書乞索殆無虛日又有一宰見金公策勳征陞數〻
踵門慼稍切業至己巳其兩宰皆擐權要而恐以前日

趂付金相得罪於時議每於廣坐之中詬詆金相擬掩前日相親之跡人之知其事者皆欲唾其面又有西人士夫事許及第積如父讎門候謁殆無虛日別造蜜果以供之及至庚申允可以罪許可者無不擯斥居先人皆側目又有西人朝士為李及第元禎所愛甚得吹噓及庚申及第逮獄其人恐或招謗於時議斥辱及第無所不至其後己巳及第復官判書其胤叅議聃命在嶺南起廢遄拜華要其人作書通殷懃厚致饋遺叅議不納還之聞者代赧 閑居漫錄

睦及第來善己巳後久在相位有一武官乃士夫家子也

特被眷待視如子孫仰若父祖人無不知者至甲戌朝
著換局武官恐以睦家門客不得仍居舊職日往新相
第於衆坐大言曰睦某官未有一事可生之道吾則知其
必敗故絶跡有年矣其後新相第坐客一人以其舊職
往別及第謫行於鄗外村舍則武官方在側執鄗事治
行具如子弟見其人知是伊日新相第客而色如土擧
止慌忙游辭周遮之狀令人大噱有政府傔從見而笑
之曰會於某相第見如此人今又見之不知前頭幾度
更見云 閑居漫錄

請託

世宗朝許恭簡公誠性執嘗爲吏判病人干請有請必反其意有一朝官當補外寄請南道乃授平安道邊郡一文士請爲文官華職乃授外教授興德寺僧一雲權詐多智計欲住斷俗寺誣訴曰聞西都永明寺山水之勝欲往一住若斷俗吾事去矣數日批下雲住斷俗雲笑曰老賊已墮吾術中 筆苑雜記

成廟朝李賫成諿爲刑判知敦寧成世明有私囑諿惡之後逢於闕庭世明進揖諿揮而絕之曰寄相敢區區何足示人世明幾仆地其奉法不撓類此及其卒朝野惜

之比之邑閭羅 名臣錄

中廟朝李密守世英為都承旨國法都承旨與政批故例多闕請公獨拱默不言政曹嫌其自擅謂曰公何無所言公曰奉寶出納王命承旨之任若進退賢否有司在焉同列愧謝及安潤德繼為承旨不旬月官其姻婭舊恩殆盡時人尤重公之介 陰厓雜記

先生自言丙寅行抵醴泉邑有疎族寡婦送婢來言窮居累年無所依賴傍有惡少爭訟家舍今雖決得當納質布三十餘疋家無一尺之儲願施德音以濟窮戚吾不欲以私撓公再三揮之既又思之彼之於我雖曰踈遠

自祖先視之一般子孫我豈可視若路人以實告太守乃盡減之不知吾事於義何如 退陶言行錄

潛冶朴先生知誡曰先輩尚有因循請託之事栗谷先生爲黃海監司時先君任松禾縣監一日監司移關逮捕縣境謀弑主之賊先君即發刑吏率軍捕得乃是十餘歲童奴重被刑杖者蓋得罪於厥主不忍其苦而逃來也先君囚之獄而牒報監司即令上使先君不從又報曰此係于綱常必須啓聞于朝義禁府都事下來拿去乃可栗谷乃謝曰此非弑逆特因李郡守請移關耳幸勿堅執先人又報曰必須李郡守自來縣庭供以誣告然

後因可出栗谷更引咎致謝（冶谷三官記）

鄭參判宗英　宣廟朝名臣也氷蘗一節終始不變至入於清白之選而其長兵曹行出街路則有數十小兒列拜於前曰某等乃伐羅司僕也感公之恩謹此來謝如是者累十處鄭公恠之博問於親知有一人語之曰世言公受武人所賂伐羅一坐（鍮鈇大釜）除其人為司僕小兒輩必聞此言而嘲侮之耳鄭公反求則其除司僕實曰其妹氏之請而妹氏為夫家孽族故不得不從之更為探問則其妹果受武人之伐羅而實非夫族也世謂某宰受某人賂除為某官者雖未必皆然而亦必有所由

論人者不可遽爲斷案得謗者亦不可指爲誣已詳思
細訪必如鄭公而後可矣 公私見聞
忠清道德山地有求仕契各出米穀歛散取息積貨無算
每値都目大政時則除出累百㐆以給契負兩人使自
求仕其人行賂京中無不遂其所欲故契負之每都目
得官殆同仕滿應遷者其中一人曰白沙李公之薦得
官而白沙決非貨居者其姪驚山君擢男爲德山倅稟
問于白沙白沙曰非我知之漢陰知而薦之耳盖契人
知白沙之不可賄交納賂於漢陰之妹氏而其妹請於
漢陰吹嘘而得官白沙雖知漢陰之不我欺而不知漢

陰之見欺於其妹氏契人之術亦巧矣 公私見聞

金文忠公尚容在 宣廟朝陳于 榻前曰士大夫私札之行於吏兵曹者已是可駭事而近日則婦女諺札行於兩詮至有以此得官此習不止終必為亡國之兆也至光海朝其言果驗 公私見聞

宰臣某與金清陰尚憲同入試院宰臣曰吾家婦女得受賂之謗而吾實不見其受賂金公曰設或受賂公安得見之公於婦女之言能一切不從乎宰臣曰間或從之金公曰此所以賂行也安得無謗公於婦女之請一無見施者則雖捷而使納賂必無遺之者宰臣大悟歸家

之後一如金公之言舊習頓革謗亦隨止婦人輩知其

有所受常罵金公曰彼老漢自為清白吏足矣何令人

效之使我喫苦如此 日繼錄

仁祖朝崔遲川鳴吉為銓長累歲鄭陽坡太和以其姑母

夫求邑事屢謁公為托公不應後又来請公曰其公久

劉明守令闕民休戚公雖勤請不敢奉施陽坡乃心陽

坡每擧似於人云遲川之為官擇人政道不苟如此每

每稱歎 昆崙集

胎顯世子之在瀋陽也頗事營造有尚方雕工慎姓人得

幸於世子世子使人請於兵判李延陽時白欲除權管

公答曰儲君不可以爵人私請於政官況權管乃邊將也邊將之職何可私於尚方之雖工乎人多爲公危之而公少不動 諡狀 同春集

爲兵使尚中方主湖西鎭其遊於營中者語人曰滿朝名宰不有請托之事者四家清陰金相國浦渚趙相公延陽李判書時白趙判書絅也清白自持之人亦寡矣乎

冶谷三官記

凡居要路者多爲親知所懇例通關節請囑而或致謬誤以有愆悔故惜名節者或不肯爲而趙先生 浦渚 諱翼 則不屑其不爲也凡爲請得書簡而來者皆滿其意而去嘗

為閔說推奴事青陽倅素不相識而發書焉甞其兼該
惠民署也求藥物者四來先生手書行下一日累紙甞
語某曰求者日多常責醫司醫司必厭苦每欲行下余
反自慚云然終不能拒人而止其求也 治谷三官記

趙監司世煥為甲山府使時邑有燔瓦之役監燔者乞暇
求官於京城倅曰汝是塞外白徒何從做官傍有一人
曰北人持細布幾疋貂皮幾領人蔘幾斤入京求官則
無不得者彼之所欲在某鎮萬戶其願雖高所持甚優
當俯取之如摘髭主倅第觀之倅謂妄誕而猶許之不
數月果如其言一名官聞其事慨歎西銓長之不廉余

曰掌銓者固不無受賂者而亦多有見欺於人而得謗者名官不信之後爲西銓長爲人所欺大得受賂之謗始喟然曰吾於前日輕論先輩乃今知罪云 閑居漫錄

近者閭巷間有劉婆家積萬金締結名官宰相及將兵者妻妾婦女作爲心腹探知卿宰家所信所畏者以至於輿臺之處歷歷詳知隨其蹊逕而賂之探縱伸縮皆如其志事無不成常謂人曰有賂而不得官是由不善用賂也其無才能可知雖幸得官將焉用彼哉其視朝廷如儕友之家云時 肅廟乙亥也 閑居漫錄

南藥泉九萬秉西銓時林滄溪泳在扶餘薦一武士抵書

于其子鶴鳴冀轉白後數日送書曰更思之所薦之人乃為公分則少而為私分則多幸還送前書 晦隱集

吾與進士李萬華相知四十年身居大臣之位亦幾三十年而未嘗一言及於仕宦渠亦終不發求薦之言今世所未聞未見者也今當身死始發一言 藥泉與明谷書

李相國浣為禦使有吏犯罪將抵死吏有妹為 仁宣大妃侍女憂愁涕泣 大妃哀之使淑敬公主請于李公以輕重其罪李公曰吏罪重不可赦余雖親承懿教不宜順旨屈法罪況以曲逕乎願公主更勿為如此之請 大妃聞而愧悔 顯廟益加敬公主即李公妹孫與

平尉元夢麟之內也公私是[illegible]

處變

文請公安止號臯隱爲集殿大提學時方文士趍附安平
大君獨不能致公屢簡邀請或書屛簇以寄之則大君
簡何可遂答當親謝謁云而竟不至一日諸文士有製
述爭其高下曰此老當知之爲往質之公故以爲高者
爲下〻者爲高諸士夫笑曰此老衰耗喪心不足較遂
絕延謝請 光廟卽位甚重之 謏聞瑣錄

鄭新堂鵬爲校理時燕山問于玉堂曰予欲誅鄭誠謹可
否諸僚皆集以待公公至曰可誅滿座愕然曰雲程有
是言耶公曰一人死與吾輩皆死孰愈誠謹遂死或問

於朴松堂曰鄭先生玉堂之議可謂能處變矣然以出處言之似未盡松堂曰然［名臣錄］

李陰崖耔赴燕時上使南袞得疾幾死公辛勤藥餌書狀韓松齋忠耳語以這漢必亦士流公正色曰此同使也君言誤矣公之婭金安老奸黠娼疾公待之加厚彼亦不敢以謗語加之［名臣錄］

李判書耔與金安老有姻婭之親且同學於朱溪君平生所爲薰蕕相反安老每有忮害之心而以公守正無可乘之隙及正德己卯諸賢斥死之日公亦黜出居龍宮縣至嘉靖甲午安老以左議政受由掃墳于咸昌地先

送人於公告以當於歸路歷晤疇昔云而其實忌惡而
探試之也公先見其肺肝將過之日乃以槐花湯沃面
擁衾而坐與之相接妥老執手極其殷勤垂淚而告別
出而謂人曰陰崖公已矣無足慮矣君子之於小人有
時自晦而避禍亦其一道也 松窩雜記

己卯禍起金思齋正國以黃海監司極諫袞貞陷人之狀
靜庵徇國之忠作一疏累千言付幕僚南姓之以獻納
承召者曰須到京呈此疏一日夢神人謂公曰公若進
此疏士林當魚肉公驚覺即定驛子三人追還其疏於
碧蹄舘南亦竟不發口人甚高之 月汀漫筆

李退溪丹陽赴任時就別友人閔公箕閔公曰不見陳復
昌而來乎曰未也曰陳家在隣今來見我而不見陳必
深憾恨同朝之義隨例一往何妨先生仍過復昌復昌
出迎驚喜明日來別于南公應龍家欲爲啓請留内先
生翌日即發行赴郡後復昌屢通簡詩先生一不答焉
先生語及此事深以見小人爲辱 退陶言行錄

盧蘇齋嘗與陳復昌同入試院其後一造復昌之門留刺
而還復昌深幸之每持其刺誇示來訪者曰寡悔訪我
值我不在而去此其所留刺也丁未壁書獄公得罪復
昌力救流配珍島十九年始得放還超陞至大拜其間

復昌以大憲得罪謫甲山公視復昌子如家人毎來則不避名直入云 月汀漫筆

光海癸丑應辟獄起三司交章請誅永昌且欲三公率百僚廷爭擧言於殿上時明甫 漢陰字 為首相余為左相日侍鞫庭明甫退問於余曰廷議如是禍將先及於大臣子將如何余曰禮云内亂不與焉我何必為永昌死也予以首相當斷此論若令出置閫外則我當屈首從之若如三司之議則不得不立異明甫笑曰吾意也獄事日急臺官鄭造尹訒首發廢母之論余謂明甫曰吾得死所矣前日為永昌死則傷勇今日為母后不死則傷

義令人既誣引春秋我粗習春秋嘗引經據義以破之

白沙集

李鰲城恒福早樹勲業為中興名輔真不世之出人豪也

亂平後公入相數歲而罷既而　宣廟專任小北一隊

光海初再入相然時勢已無可為者公不能匡正間離

詖譖有安石坐鎮之意物議甚不快宋公英耈下鄉時

往訪值駕乃以一大西瓜遺侍者進之公還見曰此人

治病我以與世推移也光海嘗削任叔英科公不能力

爭沈一松喜壽及爭之石洲語人曰豈知今日鰲城乃

不及於沈某乎石洲之獄亦然物情益駭及永昌之議

漢陰欲守正公謂為永昌死則傷勇漢陰先敗後五年
而始曰廢大妃為收議辭意凛然竄沒北塞謗公者大
賑所謂恐負遼東猩黑子也盖公壬寅罷相以來好讀
左氏春秋禮記等書見識文章益大進可謂能先立乎
大者不惟其天資為然南溪記聞

[illegible]

嫵路

宣廟朝儀賓全昌尉柳公廷亮嘗納伶官孫某女爲妾而非其願也余先考左相公時居臺職論劾之柳公子參判淰與先考相遇輒避不見一日先考往拜柳公公命參判出見屢促而始出公戒之曰吾賓犯科鄭公論之當矣鄭門不以私怨中人故視我無異於昔吾何有憾自今日往來如舊勿以介懷參判不敢違相友如初 公私見聞

仁祖甲子張谿谷維在玉堂以江灘失守請行李延平貴軍律谿谷與延平子延陽情若兄弟而不以私低昂延

平戎延陽曰失誤軍機法當誅張輩之請以按律乃其職也汝輩實有仇之拈使相面 公私見聞

崔遲川鳴吉嘗語子弟曰以作和攻我非私惡於我有意搆陷之也乃天下公義理朝廷大是非所爭皆公義不當與爲讎嫌汝輩宜如此意以故如申公恂即丙子春叢啓之人完陵兄弟與申執義命圭交誼不替 昆侖集

丙子亂後鄭翼憲太和爲平安監司時驛路凋弊 仁祖屢下嚴教使客不能張盖乘轎崔相國鳴吉之兄完川君來吉延慰勑行獨乘轎鄭公伏閤終至對吏勘罪崔公初甚怒曰鄭公待我兄何薄也又更念曰彼之所執

者法也我之所怒者私也以私怒公豈公心爲國者乎

更不介意焉 公私見聞

朴臺官啓榮於丁丑下城後見淸陰金相國歸鄉不仕以

不韙之目彈論後淸陰之孫金相國壽興長地部朴臺

官之子判書信圭爲郎官金公不欲相對托病不出曰

於私義雖不相交豈以吾家私警廢朝家揀用之人乎

勸之出仕仍與同事時元老諸公皆以金公此事爲得

體云 公私見聞

復讐

仁祖朝甲子适變青興君李重老豊川府使朴榮臣戰亡於馬灘賊將李守白取屍水中而斬其頭送于賊軍及賊敗守白斬适明璉來降特免其死而分配之後數年因大赦任便居住甲戌重老之子文雄榮臣之子之屛等斬守白於京師路上上疏請服殺人之罪 上命禁府鞫之讞上命議大臣領相金瑬議曰殺人者死通天下亘萬古之大法也被殺者之功罪固不可論也使守白有罪而無功李文雄之罪不當減也使守白有功而無罪不當加也自古及今爲父復讐者多矣帝王之屈

法而宥之者亦多梁天監中淮陽人常邕和殺其太守
成安樂皐城内附武帝以爲功而賞之安樂之子景雋
購人刺殺武帝義而釋之我　成廟朝申用漑之父澌
爲咸吉道觀察使被害於李施愛之黨用漑斂斬父讐
於白晝都城之内提頭詣闕請命　成廟竟赦之以言
其擅殺有功則景雋之事近之以言其戮人都中則用
漑之事近之執此二者而論之雄文蓍之當可以定矣
况忠臣之子爲父復讐殺一逆豎而置法抵死則其於
扶倫紀崇節義之道果如何耶　上以爲文雄蓍知其
必死而殺之則爲孝今料朝議必如此而殺之未可不

罪然竟赦之金判書時讓謂同列曰文雄等雖云復讐擅殺人命罪當死而不死則自此稱以復讐擅殺人者相繼矣 北渚集互荷潭錄

仁祖朝虞候金俊民奴金伊夜入俊民家斫殘肢體其子成一成九不爲營葬伺察賊魁動靜場市中獲得金伊及其父母手自屠戮使家人縣其肝于其父殯前而卽詣府自首繫獄請死潭陽府使李瀏兩推官光州牧使任孝達援引前代復讐免死議轉聞于朝該曹請依大明律杖罰條施行 上特赦之 尤菴集

肅廟庚寅慶尚道三嘉出身洪邦弼爲人所殺其妻崔氏

與其女洪氏積年伺便手刃報仇道臣以聞　上以其
兩女節義凜凜無愧古人不但特原擅殺之罪而已令
議大臣判府事李濡左議政徐宗泰皆言踰法專殺後
弊可慮旌閭之擧有難輕施請令給復以示優嘉　上
從之寶錄

文章

我國文章始發揮於崔致遠致遠入唐登第文名大振至今配享文廟今以所著觀之雖能詩句而意不精雖工四六而語不整有如金富軾能贍而不華鄭知常能曄而不揚李奎報能押闔而不歛李仁老能鍛鍊而不敷林椿能縝密而不濶稼亭能的實而不慧益齋能老健而不藻陶隱能醞藉而不長圃隱能純粹而不要三峰能張大而不撿世稱牧隱能集大成詩文俱優然多有鄙踈之態准乎元人之律且不及其可擬於唐宋之域乎陽村春亭雖秉文柄不能及牧隱而春亭又卑弱

世宗朝始設集賢殿延文學之士有如申高靈崔寧城李延城與朴仁叟成謹甫柳太初李伯高河仲章皆擅名一時謹甫文瀾豪縱而短於詩仲章長於對策疏章而不知詩太初天才夙成而其覽不博伯高清穎英發詩亦精絶然儕輩皆推朴仁叟為集大成謂其經術文章筆法俱善也然皆被誅其所著不顯於世寧城精於四六延城能為科擧之文而惟高靈文章道德一代尊仰繼躅者徐達城金永山姜晉山李陽城金福昌及我伯氏而已達城文章華美而其為詩專倣韓陸之體隨手輒成豔麗無雙久掌文衡永山讀書必誦故能得文之

體其文雄放豪健人無與爭其鋒然性無檢束故詩之
押韻多錯不中窾曰晉山詩文典雅天機自熟於諸子
最為精絕陽城詩文俱美如巧匠雕鐫自無斧鑿痕伯
氏之詩得晚唐體如行雲流水之無礙福昌天資早成
以班固為準為文老健嘗編 世祖實錄大抵叙事多
出其手此數子皆善鳴而一代文學彬彬矣慵齋叢話
大觀齋沈義記夢書歷舉吾東方文人才士以崔孤雲為
天子乙支公李益齋齊賢李白雲奎報為相李牧隱穡
為文衡自家為奎壁府太學士北壁主坐陳澕鄭知常
為東西壁崔猊山瀣李稼亭穀李樵隱仁復李霽亭達

秉鄭雪谷補林西河春鄭三峯道傳崔櫟翁瀣金濯纓馹孫南秋江孝溫置之於掌文書之任以卞春亭季良爲知印俞斯文好仁爲胥吏又以金時習爲賊將而自家單騎詣里受降凱還託夢爲說以揭藝苑之月朝（平壤誌）

李貳相德泂見崔簡易岦簡易曰近觀牧隱文集碑銘墓誌冠絕古今東國文章當以牧隱爲首爲子孫者何必用功於韓柳讀牧隱集可也許天使國求觀我國文集奇高峯大升以李相國牧隱佔畢齋四佳等集投進天使遍閱諸集即爲捲退獨取牧隱集吟咏不釋臨還賫

去及歸中國又請累秩倭使玄方之來亦請牧隱集而
去　宣廟於經筵問東國文章何人為首蘓齋栗谷皆
以牧隱為對云 竹窓閑話
金文平公守溫諸子百家無不探討尤深於釋典嘗謂人
曰學文之功須要熟讀一書又當綫而思之急速則難
嚌其味我採必定性故觸處皆通也少時每從人借書
來往泮宮日〻抽取一張藏諸袖間而誦之若有遺忘
之處則出而視之誦已即棄故誦一帙則一帙盡矣申
相文忠公有受賜古文選粧纘新巧愛之不離手公往
借之懇文忠不得已而借之踰月到其家則裂取之片

汚塗於壁上烟薰莫辨問其由則曰吾嘗卧而誦之矣其為文章筆勢浩瀚如長江巨浪滔滔不能遏人有求詩文者信手而成未嘗起草或有人並求者雖至八九令人擲筆公四顧號之各適其體而文不加點然長於詩文而拙於治產每布書籍於床施席於其上而寢之人問其故乃曰床冷無氊也門前有大槐樹嫩葉成陰公令奴鉅斷之人問其故乃曰家中無薪欲炊飯也事多類此 慵齋叢話

金濯纓馹孫赴東堂試初場醉眠曳白而歸中場又醉眠曳白而歸及終場盡粘三場紙連數十幅而入考官以

中興策問之駙孫乘半酣揮洒數十幅而來日未斜矣及掛榜日使人往視之曰汝往觀上頭第一名無我名即還勿復觀之往觀則果第一矣 於于野談

南止亭赴京時以閣老李西涯方負一時文章名持佔畢齋集而去因門下入呈進冀得印可之語云何西涯曰此文章固好但粧點太過反為病云 月汀漫筆

奇高峯大升常言梅月堂所著詩極高其詩才雖十人剖裂一分有之其於秉文衡優為之云 月汀漫筆

金慕齋未釋褐已以知詩名成判書磬叔適居家養病熟觀杜詩作四韻八首自謂可擬古人一日語其子夏山

公世昌曰聞汝友金某能辨詩高下汝可於常紙令下人寫我詩縣竈上數十日以作年久之樣以示金某而問其爲何代詩夏山邀慕齋於其第同坐客位而判書隔壁坐夏山問曰家君撿得此詩於舊冊籠中回知是古人作而未知宋末耶抑元人耶慕齋讀二遍曰此詩格卑既非宋末又非元詩乃今詩之作又問莫是崔孤雲李牧隱之作耶曰崔李格高實非其作然在今人之作甚好他人恐未能辨此聞大監近讀杜詩若精思鍛鍊則可有此作或是大監之作也判書開閤而出見之曰不意汝之知詩一至於此 月汀漫筆

慕齋弟思齋正國嘗以知詩自許慕齋為嶺南方伯時聞
一校生姓宋者能詩招見於月波亭令作近律乃書曰
金碧樓明壓水天昔年誰搆此峯前一竿漁父雨聲外
十里行人山影邊入檻雲生巫峽曉遶波花出武陵烟
沙鷗但聽陽關曲那識愁心送別筵慕齋得之大加嘆
賞歸語思齋思齋曰此必鬼詩非烟火食者所作果然
宋初不解文而得女妖後女妖常敎之寫字因有名其
詩篇無不極美其後宋人以術怯送其妖乃書示於掌
曰花婦今為洛水神世間皆是薄情人遂去宋依舊不
識字此說似誕然南人傳者甚仔細云思齋益自以知

詩爲信甚喜 淸江小說

書翰

文順公評論東國書訣以金生處神品第一僧坦然居第二晉陽公崔瑀為第三柳伸為第四又以學士洪灌宰相文公裕宗室僧冲曦道休侍郞朴孝文宰相柳公權邵城侯金居實宰相奇洪壽學士張自牧山人悟生了然爲妙品絶品之次序而今則無一留蹟麗季之名書柳巷韓脩獨谷成石磷僧幻庵近在百餘年間而傳播不多本朝杏村李巖直提學崔興孝安平大君瑢仁齋姜希顔成三宰任鄭判書蘭宗朴司諫孝元任士洪朴耕皆工書崔之草書瑢之行書盛行于世而今已稀貴

矣 謏聞瑣錄

金生書極高大槽院三字掛於屋角則家傾改掛傾處則還正云 月窓夜話

倪謙見安平泛翁舟三字曰天下第一筆也請書數百幅歸奏皇帝使十三布政司刊布 月窓夜話

成廟朝咸鏡道儒生朴元齡善書嘗代寫入疏 成廟問誰所書也以元齡對之命召政院賜酒內出篇簡使書其面以入仍以御書屛風賜之 東閣記

寫字官務倣洪武正韵雖爲名家所輕而方正謹密古所未有中朝士夫家多藏我國啓搨字本以爲寶我人求

書則或出而示之王鳳洲有評曰紙如截玉字如點漆我 宣廟甚愛此輩書李海龍李福長李景等五六人以寫進易經重被激賞其書絶妙今殉之瑩皇云 澤堂集

韓石峰生於松都日者占之曰玉兎生東高洛陽之紙價是兒必以善書名稍長夢王右軍授以所書者再臨帖若有神助楷顔真草各臻其妙提督李如松麻貴北海鄧季達琉球使梁燦皆要筆跡以去王弇州筆談稱石峯書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詔使朱之蕃以爲當與王右軍顔真卿相優劣 宣廟見其大字歎曰奇壯不可測也御膳法酒絡繹於道又遣中使錫宴于家又命除

加平郡守諭之曰必要㴑書者欲使傳於後世倦時無
強作勿怠勿迫及病藥醫定踣訃聞賻賜甚厚生於萬
曆癸卯卒於乙巳二十五歲成進士 月沙集

楊士彦字應聘號蓬萊 明廟丙午文科官至府使公善
作大字嘗在襄陽別業寫一飛字屬其子曰吾之精力
盡在於此爾其護惜乃藏于密室一日有風從海上來
飄揚其紙騰空而去不知所之後審其時日乃蓬萊去
世日也其事怪矣 芝峯類說

文集

中朝人所為文章輒即刊布蓋出於好事而前朝李奎報

本朝徐居正姜希孟文集及其生時亦印行於世云 芝峯說

姜文良景醇編晉山世稿有與金恭判壽寧點抹增損以狀耳目揚先生詩名於後入者人以為孝辛上舍永禧家有其祖文禧公碩祖詩集有人問子之家集可以印行乎永禧曰我祖雖有能文名而家集所載無一可傳者嘗挽一門生詩曰三十二而卒不幸同顏回此句之外無佳作豈可刊行人以為不孝予則不以為然豈

述父祖之行藝是乃孝道假使巧言飾華以譽父祖父

祖之鬼寧無愧於冥〻中乎

覗聞瑣録

碑誌

孔大憲瑞麟以清白吏爲　中廟朝名臣墓在龍仁處仁佛成洞表石前面只書職名夫人配祔旁隅只刻四字曰平生清苦此可爲近世浮夸之戒　晦隱集

有一上舍請書其先祖墓碣於成聽松其文乃李季甸所撰先生默閱良久曰予識李甸所爲乎對曰不知也先生曰許詡傳有此人遂不復言　名臣錄

余嘗與金清風權同在栗谷門下清風爲請其祖金大成碑文栗谷不答清風憮然而退私於余曰須待間請問也余如其說則答曰其處死之義甚未安故不許矣余

以是言於淸風竟不敢復請云 沙溪語錄

李相元翼吳相允謙皆耆舊宿德而李相名益重李相在世時屬李埈叔平碩撰墓碑蓋不欲其溢美而李作稱道甚盛吳相臨終遺命勿立碑勿請謚二公所爲正相反而論者謂李公於此當輸吳相一着云 谿谷漫筆

世之爲先人請碑銘墓誌者必於文翰之手而或不得請則遷延未就者亦多矣碑碣立於墓外誌石埋於墓前歲久而碑碣泯沒則可考誌石而知其爲某人之墓也碑誌之說意盖在此然則碑誌不必用各文用一文似當而自古各文請撰於兩人是何意也愚見則如是知

禮者幸可商量耶 聽天雜錄

肅宗丁卯江華留守申晸所啓 先王國恤時領議政金壽恒爲摠護使以江都石物全爲 國葬時所用嚴禁浮取之意陳達於 榻前頒布事目而今此光城府院君墓道石物都監於本府掘土曳石之際禾穀必多損傷矣領議政金壽恒曰江都石物最爲堅强故近來士大家碑表皆用此石今若只禁私用則禁令難行矣碑表則雖取其品好者其他石物無處不可而必取江都實爲弊習矣 上曰光城墓道表石及他表石二箇外其他石物移定他處此後公私所用一切禁斷可也 備

雜術

光廟爲首陽大君春秋十四宿一娼家夜半其所與私者來叩房門 光廟驚起足蹴後壁壁倒因出騰身超過數仞墻大道走行一里許道傍有故柳樹遂隱其腹其人追之不及又失其蹤跡乃咄叱而去有頃有長者啓門而出溲溺小橋側仰見天星恠之自語曰紫微之經柳宿必人君依柳樹像也甚可恠之良久而還入

光廟乃歸翌日物色之乃觀象監善推步者也 五山說林

燕山戊午年鄭虛庵希良以翰林謫義州還公善推筭嘗云甲子之禍甚於戊午居憂德水縣南一日散遣僮奚獨

守空廬老蒼頭意給使闌人不淹刻徑還則公不在矣四出細蹤之只見祖江上故履二隻脫在汀沙疑必沉江或舟或泅竟不獲屍或言道傍一院壁上題二絶云烏窺頹院穴人汲夕陽泉山水為家宅乾坤何處邊風雨驚前日文明負此時孤節遊宇宙嬈鬧並休詩此必虛庵作（龍泉談寂記）

卜者金倫少時遊平安道香山等處一方外之士名李千年者從行遊歷諸山幾六七年得授數術以覲父母辭還嶺東本家仍推數斷人吉凶禍福百無一誤嘗見其所錄生年月日時五行甚詳來京師有申判書景混好卜書倫往訪之因閱其書錄至鄭希

良五行忽驚曰是吾師李千年八字也 思齋摭言

余甲子秋當應擧招一盲問曰汝知今年壯元乎盲曰丙申生李姓人也余因戲之使推吾命曰此乃丙申生李姓人也盲曰當高中而非壯頭也既已叔獻魁爲果亦丙申李也叔獻有才可壓一榜人然亦天數有定耳丙子春前盲又到吾家時方式年而未出殿榜余問曰甲子秋汝能知吾榜龍頭今式則何人當魁盲曰得姓五畫者當之余歷數會試榜則尹字爲五畫而尹箕之外無他爲殿榜及出而尹箕果元 清江小說

稗官雜記言盲人金孝命穎言、今年生進壯元而草頭人

則蔡無逆木頭入則李渠果　應云可謂善卜矣至癸
丑年別試或問孝命曰今年科擧何如答曰金姓當魁
李姓居末矣及榜出金慶元李慶禧也清江小說

田禹治嘗往申企齋光漢家宋麟壽亦至企齋曰子何不
作一戲已而主家進水澆午飯禹治方食向庭噀之皆
化作白蛾斥斥而飛又嘗往友家座中曰君能得天桃
否治取細繩數百把向空擲之高入雲霄裊裊而垂令
童子緣繩而上曰繩盡處有碧桃可摘下座中但見童
子漸漸沒入空中移時碧桃和葉和實亂落庭中竟取
噉之甘液淋漓俄而赤血自空點點而下治驚曰此必

守桃者告上帝極此見俄而臂脚身頭相繼墮地座客無不愕然失色治徐步下去収拾四體若有連續之狀有頃童子儵然而起踉蹡而走座客又相顧大笑後以左衛感衆逮繫信川死於獄中太守使之埋之及親戚移葬啓棺視之只空棺矣（於于野談）先君言一日治來借杜工部詩一秩先君不知其死而借之後聞之死已久矣

五山說林

我國陰陽皆主五行久矣子平始於金司諫泂星曜始於廉孽宋祀連泂取友必以命道通顯者加厚人以此物色其窮達嘗以事繫獄棧引李芑芑憤罵泂曰汝何以

撥我洞曰我以無妄被囚百思無計吾儕友中惟汝命
最好必爲政丞久享洪福是以撥引矣芭反大喜果蒙
全釋 竹窓閑話
李僉知公佐生於嘉靖癸未八月二十日亥時與朴領相
淳五柱皆同俱於癸丑庭試登第而朴爲文壯元李爲
武壯元朴官至領相辭退下去永下地三年而卒壽僅
六十七嫡有一女無子側室有男而年少未成立李嫡
有四子一女側室有一男一女嫡妾子五人俱登武科
李曾任三品府使以五子登科加級陞堂上今年八十
一尚無恙長子應獬見任嘉善水使餘四子皆出六品

以爵位言之則李不敢望朴以享高年多男子眼前之
榮言之則李所獨有而朴顧欠焉五柱同而乘除之理
存乎其間人所未曉談命者求其說而不得乃曰李生
於亥初而朴亥末所以不同此又舛矣 月汀漫筆

鷲溪李山海遇南師古班荊坐語西指鞍嶺東指駱峯曰
他日朝廷必有東西之黨駱者各馬也其終各散鞍者
革而後安又在城外其黨多失時必因時事之革而後
與終必磨滅其後西黨多失時沈義謙輩因 恭憲王
陟祚時而大盛鄭澈輩曰定鄭賊之變而興尹斗壽輩
因值播越之變而興又有若干人曰今 上卽位初年

而興東黨分而為南北大小骨肉之號其言皆驗於于野談

南師古 明廟末年來遊京洛與權判書克禮相厚嘗言曰不久朝廷當分黨又不久當有倭變若起於辰年則猶有可救起於巳年則不可救云又嘗謂人曰社稷洞有王氣當有太平之主出於其坊與金潤身過東郊外指泰陵近地曰明年東封泰山云潤身怪而更問師古曰明年當自知之如是者不可縷舉朝廷自乙亥年間始携貳迄今將五十年末巳倭寇發於辰年 宣祖自社稷洞潛邸入承大統泰山即泰陵之謂也 文定崩於其明年葬於泰陵云象村說

南師古一日過榮川朴姓人家時宿雨初收望見白雲橫帶於小白山腰有喜色人問其故曰此祥雲也不久當有兵火在山下者可得全安豊榮爲福地也壬辰倭寇至豐榮去鳥嶺路不遠數日可至而賊終不入（菊堂俳語）

施文用者壬辰天兵之逃而不還者鄭仁弘以族妹妻之文用談風水占筮仁弘一動一靜皆咨之遂進于光海以爲興土木之階（象村集）

十數年來士大夫之間好談風水至有遷葬其親者識者嘆之光海壬子年間有献移都之說者至下朝廷雜議未幾有性智施文用等献營造新闕之議而土木興大

民墜塗炭 象村集

金沙溪長生曰古人云亡國之道非一而好兵者必亡亡身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亡余欲繫之曰亡家之道非一而好術者必亡 同繼錄

仁祖朝武人朴震邑通河洛數丁卯胡變都下奔波朴獨挈妻子自鄉入洛見者皆笑以爲非狂則愚胡兵到平山請和而退其先見如此以昇平金公瑬軍官一日往謁仍進木龜曰用此則足以當一面昇平以爲迂惟而却之退歸其家欝欝不樂蓋震爲木自謂也嘗到南漢城咨謂其所親曰此城數年後當有奉天之厄我未及

見君則見之乙亥朴病逝丙子乱作果符其言官至宣傳官齋志而終惜哉菊堂俳語

韓世良精於天文望氣之術嘗言丁地有殺氣早晩必驗云未幾有沈賊器遠之變沈家在蓮里門洞即昌慶宮之丁地也乙酉三月大星入輿鬼星又言國必有重喪俄有昭顯世子之喪如世良者亦不易得也菊堂俳語

觀象監正朴瞰於 顯廟壬辰年間謂人曰近日乾象示變歲在甲寅嘗有白衣之會而從此以往公卿大夫多罹禍網得免者幾希矣至甲寅二月 仁宣張大妃上仙瞰曰恐不止此其年八月 顯宗大王昇遐又於乙

卯年間雲南王吳三桂建號改元衆謂燕都朝夕必亡而職獨曰福德在燕雖百三桂出燕不云其言皆驗 閑居漫錄

今上戊午上候未寧宮人輩聞巫女一今者以靈巫見稱招致外宮俾令為國家禱疾其供具之費甚多巫曰吾假托憑神欺眾人尺布升米以資衣食而恒恐皇天降罰豈可欺瞞大內乎不義之富禍之媒也吾見士大夫之猝致富貴者未嘗有一人令終寧受重罪不敢承命老宮人掌事者喟然太息曰使朝廷士大夫皆如此巫則豈有橫罹禍網者乎招他巫代之 目睹錄

靈異

雲峯八良峙有血巖乃我 太祖勦滅拔都之地石上班血至今若新漬壬辰巖血流而倭寇至悵矣 芝峯類說

世宗庚子始置集賢殿二十員得人甚盛殿南有大柳巳巳庚午間白鵲來巢子皆白數年間布列顯要者皆出於集賢丙子六臣亦皆顯隆癸酉甲戌柳忽盡枯我戲柳誠源曰禍必自柳始誠源果敗集賢殿尋罷 筆苑雜記

宋僉知應漑嘗謂余言其堂叔圭庵公將死日家人實未知有朝命其家神主房內覺有聞〻聲將而視之則圭庵父公之主自下靈床至窓下以頭叩壁似作悶迫狀

已而聞金吾郎押槀赴謫所云圭庵即宋參判麟壽自號表德曰眉叟 清江小說

世傳曾國公主陵中多藏金寶城內人家馬逸主追及之其馬駸駸然直至魯陵後岡而立主始捉之因下視陵所傍鼓冶爐二人有穿掘之狀來告于官時沈相守慶爲松都留守發卒捕之賊昏迷失措不知爲官人不離寸步而就縛留守設刑具究問皆款款吐實使郎吏審視之椎釘什物狼藉穿竇幾至丈餘殆非一二人數月之役矣上 聞于朝即遣官收捕二賊置法逸馬之到陵馬主之告賊豈非神明之所誘乎 竹窓閑話

車軾松都人嘗差厚陵寒食奠祀官見其丁字閣年々雨漏梁椽腐敗塵埃滿壁庭草茂沒床卓器皿歲久朽破軾問於年老守僕對曰本陵祧遷已過百年一年寒食外香火斷絕祭官又非京差奠獻拜禮不中常式牲酒瘠酸視為尋常祠門一閉終歲闃寥陵卒亦減守護無人安得不至於荒癈乎軾聞言悽感親董修掃精備祭物沐浴行事祭罷就寢夢有紫衣中使宣召曰主上坐殿遂引入一大門望見殿宇深邃　王者坐於榻上惶恐匍匐而入　王曰向來祀官皆不致誠予不顧享久矣今日饌品頗極精潔予甚嘉焉聞爾母方患帶下之

病予以良藥賜爾且曰必有後福輒天明出洞口有鶻自後倐然飛過落一大魚於馬前生氣潑潑跳躑於地乃鰻鱺魚也其長盈尺輒感夢中事作羹以進母病遂愈輒官至郡守子天輅能文章官僉正雲輅亦有文名官寺正 竹窓閑話

壬辰三月 健元陵祭余以獻官進去三更班正後忽聞陵上有哽咽哭泣聲初不識爲何音班中一官言此何聲一班齊言吾等亦聞是聲曰此哭聲則聲出陵上祭官上下莫不悚然自後連日不絶齋郎及守護軍等皆以爲常其年五月倭寇大亂積柴於丁字閣焚之柴盡

而火自滅丁閣榱樑宛然如舊如是者三四而終不延
爇倭懼甚有神更不敢犯而去 白沙集

壬辰之亂倭奴掘箕子墓左邊深一丈許堅不可鑿鑱而
樂聲自壙中出賊懼而止 平壤志

壬辰倭亂有一將入處 宗廟不得寧處移于南別宮又
健元陵丁字閣麻田崇義殿鳳山客舍屢火而自滅終
得無恙亦靈異哉 芝峰記

白沙李相公 宣祖辛卯年間爲承旨公退闕坐闕者奔
告曰一人踵門請謁而衣襤褸狀貌古獰不敢正視李
公急正衣曰第引來其人入着破笠搗弊衣袴甚狹僅

周脚脛穿破黑靴面大如盤身長一尺有半腥臭不可近宜入跪公前張赤口呫囁語良久而退公從子鰲山君擢男在夾室驚問故公曰渠自言是白岳山夜叉明年將有大亂而無一人憂之者不勝痛心獨公可以此言聞故来告之云其明年即壬辰倭寇大至國家幾亡而李公終樹中興大功夜叉言果驗（東平尉感異篇）

白沙李相公少嘗就友人家居業鄰居少女子日来其家仰視公一日天大雨公獨坐女復来仰視公怪問之女人曰兒本巫 有所憑神欲謁郎君公曰與之俱来至夜雨止月微明女入曰神至矣開戶視之少年貌玉雪

眉目如畫藍袍紅帶冉冉而來公冠服出迎揖讓而入問曰幽顯路殊何為欲相見神噓唏曰我王子福城君也遭慘禍抱冤泉壤欲聞世間公議以為何如而凡人神魄類殊無能接我者公雖年少他日大貴氣魄能相接其言又足徵信故願承一言之教公曰伸雪久矣豈不聞乎神曰固然祭告知之然此特出於親親之恩所欲聞者公議也公具道世人所以哀愍其至冤者神泣數行下曰信然者雖更九死無餘憾矣仍令巫進果數品遂辭去公出送之數步而滅公以為近誕終身不言晚年竄謫始為李文惠公安訥言之 感異篇

光海之戊午正月公在北清配所夜夢 宣廟臨軒柳相成龍金相命元李相德馨皆入侍 宣廟下教名光海曰某也無道戕害骨肉幽縶母后不可不廢李相啓言非李恒福不能決此議趣命宣召公悚然而覺謂子弟曰吾其不久於斯世矣越六日卒

白沙行狀

國舅延興金公於光海癸丑因僞獄賜死既葬之後發戮其屍幽其夫人盧氏於濟州夫人在謫十餘年望絕生還一日有鵲飛到簷前語査〻不已如報喜狀夫人歎曰家敗人亡有何喜事而鵲報如是盖鵲非海島所有而忽有之人皆異之俄傳 仁祖改玉而承旨奉 大妃

徽音爲迎夫人来泊朝天館一島惟呼審問鵲所從
来則船人皆言船發海南時有鵲飛止檣竿將近津頭
忽然南翔而不知其去處矣始知其先使者報喜如此
公私見聞
仁祖丙子冬淸兵猝至　上去邠欲入江都駕至南大門
聞虜騎已塞前道轉入南漢山城旣入有以宜從間路
馳入江都爲言者　上然之乘馬出城向江都　上所
乘馬忽戰掉流汗立而不前御者加鞭而猶不進　上
曰此甚異常不可强行攬轡回鞭馬行甚疾遂還駐南
漢後聞淸将㨿　上必移入江都已伏兵邀於路矣馬

之不前宜乎大耶 目 樵錄
海州平時有官養羊羔數千頭壬辰倭寇入州其羊走避於山城十里許及寇退吏民未集之前其羊相率先入城點視則無一見害物亦靈矣智矣 芝峯說
李議政浣治第於大寺洞損館數十年後閔宗道刼奪居之有議政手植梨甚甘且大閔家入居後全不結實甲戌後其庶孫訟寃還入梨又結實 晦隱集
肅宗己巳五月 中宮閔氏殿下遜于安國洞私第官供既絶兄弟家私備饌需以供朝夕一日進一活雌鷄妃命放于庭以養之其形漸異六月則化為雄鷄庭中玉梅

楓枯已三年忽然開花未一个以甲戌四月復正坤位

罡尼漫錄

兆應

七

令八麟堅叅判朴彭年女合巹之夜夢有老翁八人來拜於前曰某等將就死公若活之有以厚報李驚問之則饔人將以八鱉調羹即令放于江流一鱉逸去小奚持鍤以捕之誤斷其頸死焉其夜又夢七翁來謝後李生八子名之曰龜鰲鱉鼈黿鯁鯤志其祥也皆有才名人比之荀氏八龍黿字浪翁行義文章尤爲世所推以佔畢齋門徒死於甲子之禍其驗尤著至今李氏不食魚鱉 浩溪記聞

政院老退吏姓金者於修撰某家最親 顯廟壬子年間

修撰問曰汝於少時亦嘗弄奸於謁聖庭試之科乎吏
曰身爲吏胥也有不得自由者豈無一二行奸而自見
驚心之事悠念永斷矣問其由吏曰一名官有文才而
賦性不宜臨科而不行奸則心甚癢之與政院吏甲結
爲腹心每當謁聖庭試使甲密識所親者試券字標必
用奸乃已故科日迫近則輒有鬼變悲哭之聲在於屋
樑間而名官猶不改行一日空中有大聲名呼名官曰
我是政院吏甲之父也神鬼以汝科場行奸論汝罪擬
况殺汝子孫絶其後仍以瘟疾病汝辛苦萬端而命
盡汝自有罪宜受此報而吾亦以下賤之故被殃同惡

而神鬼亦將降罰以汝罪雖減一等不絶一縷嗣續而
子若孫且不免酷禍汝吾之詈也自此二日一來三
日再來之輒哭之名官心神恍惚如癡如狂未久而其
獨孫獨子次第死又未久而名官仍得心疾數年而死
吏甲被俠客蹴脅而死只餘一孫而病膝不得娶交其
婢生一兒亦病啞不能言吾目見此事誓於天不復作
奸云 感異篇

今上庚申春許及第積爲首相孼子堅謀反事覺朝家
設鞫治之及第急出郵外席藁請罪謂老族曰吾少時
爲憲府官見年少賤漢之所著服色如貴公子者捉

囚之獄開衙將杖之被囚者之妻乘憤詬辱於門外婿入見之其服飾奢僭又如王家女即令猛杖而並殺之至堅生之日夢有老人來言曰汝思某年間殺人夫妻事乎罪固當死而童騃無識之兒何知法理重罪其父母可也而使幼男幼女一時駢死天以是降罪生此惡子于汝家覆滅汝家余覺而惡之至今不能忘而以事涉虛誕不敢向人説道今始乃符皆由余積殃所致而事皆前定亦無奈何 日繼錄

雜考

丁卯胡差劉海本我國晋州人本姓愼名敵父應昌十一歲入劉提督綎軍冒綎姓變名爲海丁卯後官應昌六品軍職使之乘馹上來以見其子後海改名興祚與其弟興治興良等焚其家舍若燒死狀來降于椵島毛文龍庚午興治反殺陳繼盛而張壽等又殺興治（於于野譚互荷潭錄）

姜弘立韓潤等 仁祖丁卯引胡兵深入平山旣講和弘立朴蘭英代贋其子留虜本國兩人之母俱死於數年前告哀延服與姑男無子不得代還從賊去本國請留韓

潤賊不聽[illegible]既歸而娶漢女又來所辭亦多轉成心
病因致殞命朝廷復其官爵令該曹題給喪需淸陰以
都承旨啓請還寢 國朝典謨
殷山官奴鄭命壽者丁丑年被虜入瀋陽丁丑以後常
以譯使往來我國兩國事情相通一切任其掌握而操
縱之朝廷授爵以悅其心陞崇品又官其族屬至於
陞其所生邑號爲殷山府下自公卿皆被詬罵而莫敢
抗惟以金幣務效誠款而已 治谷三官記